

【台湾】诸葛青云
武侠小说大系



玉女黄衫

湖南文艺出版社

玉女黄衫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细将风教入章回

清言子雲

从小跟随家长，足迹流转国内。就学于北平、上海等地时，便嗜读“武侠小说”成痴，还珠的“蜀山”、“青城”，朱贞木的“罗刹夫人”、“七杀碑”，郑证因的“鹰爪王”，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平江不肖生的“火烧红莲寺”，赵焕亭的“洪扬豪侠传”，王度庐的“鹤惊昆仑”等名著，都看得我神游其中，废寝忘食，甚至掩卷都能背诵！

等到了台湾，大学毕业，充任公务员时，因欲寻找副业，弥补微薄薪资，遂受友人暨出版社怂恿，仗国学修养、地理知识，暨腹中“武侠存货”，试为“侠稗”写作，冀能“煮字疗饥”！

有意栽花，花多难发；无心插柳，柳竟成荫？谁料得到起初仅想辛苦笔耕、略助浇裹的“副业”，竟成为谬获众嗜、欲罢不能、无法甩脱的“专业”，成为“相当累”，但也“相当有趣”，多交了海内外无数“知音朋友”的专门“爬格子动物”！

星、马的“星洲日报”、“南洋商报”、“通报”、“新明日报”，泰国的“星暹”、“京华”，香港的“成报”、“快报”、“新报”、“星岛”、“工商”、“华侨”，日本、韩国以及菲、美的“侨报”，加上台湾本土的各家报刊，同时都有“连载”。我几乎日撰万言，要写十个长篇以上，才略堪应付！这一篇，正在卿卿我我，妾意郎情；那一篇，却剑底飞魂，刀头舔血，情绪要不停转变，汗水要不停滴落，手脑要不停劳动思索。这工作，有“荣誉感”，也有“空虚感”！换言之，这种“消耗心力，娱乐

别人”的“特殊职业”，是乐事，也是“苦事”!!!

同文中，着实有几位老友，都是“超超好手”！金庸的“深厚学识”，古龙的“新颖才华”，卧龙生的“沉美笔力”，高阳的“丰特史眼”，都是足令我倾心拜手，深愿“尊之为师”、“敬之为友”的！

可惜，金庸住得远，港台非迤，海天相隔，致疏亲近；古龙和高阳，又谪期已满，先弃“红尘”；只有一位“卧龙生”（牛鹤亭兄），和我彼此所居，近才数里，可以常相往还。说也有趣，“诸葛”、“卧龙”，关系本妙，一个是“出山之龙”，一个是“在山之龙”，只不知两岸的“出版社”与“读者”中，有没有肯“三顾茅庐”，赏我们饭吃，要我们“六出岐山”，“七擒孟获”，为他“鞠躬尽瘁”而已？

卧龙生迁移新居，写副“对联”，送他补壁，彼此的关系、成就，以及抱负，于其中略见端倪，录供知音一粲!!!

“铸侠骨，状奇行，与君以玄思妙想齐名，各有声华惊海宇！

振黄魂，扶正气，劝人持大孝精忠立世，细将风教入章回！”

目 录

第一章	小红何处教吹箫	(1)
第二章	魔影幢幢	(32)
第三章	海天剑圣	(64)
第四章	蛮芒剑气	(95)
第五章	小万劫门	(123)
第六章	初试绝学	(155)
第七章	人头之谜	(187)
第八章	危机一发	(218)
第九章	千里传噩	(249)
第十章	雪山之约	(280)
第十一章	初戏群魔	(311)
第十二章	骨肉情深	(343)
第十三章	处处奇峰	(374)
第十四章	情天铸错	(407)
第十五章	蛮荒猎奇	(439)
第十六章	滴血分身	(468)
第十七章	妙音降龙	(499)
第十八章	万劫大会	(533)
第十九章	本来面目	(562)

第一章 小红何处教吹箫

窗下流泉浣绿苔，窗前明月照寒梅，窗间有个人儿坐，一阕新词酒一杯！

一个人，以一支烛，一壶酒，一卷书，一炉香，来消磨一段残年腊月的三五良宵，这种意境，够风雅，也够凄凉，颇安静，更颇孤独！

坐在这所精雅小斋窗间的人儿，是一位剑眉星目、俊美英朗无比、年约二十左右的青衫书生，他放下手中的一卷“稼轩词”，在身旁的“博山炉”中添了几段檀香，抬头目注中天皓月，微叹一声，自言自语道：“流光荏苒，又是一年，莽莽天涯，伊人何处？祁连山的群玉峰头，恐怕早已因塞上苦寒，一片雪白了呢？”

青衫书生独语至此，一缕箫声哀怨绝伦地划破了空山月夜的沉沉静寂！

箫声才一入耳，青衫书生便即面色微惊，伸手壁间，取下一柄青铜长剑！

果然箫声呜咽片刻以后，蓦地收歇，一丝幽幽语音随起，说的是：“三五夜，可怜宵，小红何处教吹箫？顾青枫，你要是想找你的孟红绡，却为什么不来找我？”

这丝语音显然是发自一位妙龄女郎口内，但听来似乎充满了幽伤情绪？

青衫书生倒提长剑，身形微闪，便自窗内纵出，循声扑往十来丈外的一大片背崖翠竹之间，轻灵迅疾，美妙无俦，分明一身内家上乘武功颇具火候！

翠竹间的一大块平石之上，坐着一位长发垂腰、容颜绝美的黄衣妙龄女郎，手中执着一根“玉屏竹箫”，星目微扬，情思无限地凝视飘然纵落、卓立身前的顾青枫，仿佛关怀颇切？她含笑问道：“枫哥哥，你既知我来，却带剑则甚？经年久别，独处中条，你大概总把你师傅所遗的‘子午神功’及‘天遁剑法’练好了吧？”

顾青枫知道这位手执“玉屏箫”的黄衣长发佳人，是当世武林中声势极大、最称难缠的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庞千晓的幼女，小字真真，因为她向来爱着黄衣，并极精剑术，江湖人物遂公送“黄衫红线”的美号！

这时他那三尺青锋尚自横在手内，忽听得庞真真嗔怪自己带剑，不禁俊脸微红，一面回剑入鞘，一面说道：“庞姑娘……”

三字才出，便被那位“黄衫红线”庞真真打断话头，神情幽怨已极，凄然欲泪，目注顾青枫道：“枫哥哥，你为什么老是对我这样生份？何必叫‘庞姑娘’，叫我一声真真，或是真妹好么？”

顾青枫好似早知对方必有这番纠缠，剑眉微蹙，无可奈何地改口叫道：“真真，你知道孟红绡如今在何处么？”

庞真真听得顾青枫竟对自己改口，不禁展颜一笑！但旋又柳眉频蹙地，目注顾青枫道：“枫哥哥，你先告诉我，你为什么对我孟红绡姊姊如此怀念？”

顾青枫正感觉这种问话太难作答之际，庞真真又复向他幽幽问道：“枫哥哥，我有哪一点比不上孟红绡姊姊？是容貌生得没有她美？还是箫吹得没有她好？”

顾青枫何尝不知这位“黄衫红线”庞真真无论在风神、容貌、武功、心性等任何方面，均不输于自己的心上人“紫清玉女”孟红

绡！他不禁长叹一声说道：“庞姑娘……”

庞真真柳眉一聚，嗔声说道：“又是这种最难听的称呼来了！枫哥哥，你若再叫我‘庞姑娘’，我便立时就走，并拒绝告诉你有关孟红绡姊姊的要紧消息！”

顾青枫俊目凝光，看着这位对自己一往情深、痴缠不已的“黄衫红线”庞真真，摇头叹道：“真真，你哪一点也不弱于孟红绡，只是我认识她比认识你早了半年而已！”

庞真真此时本已盈盈欲泪，闻言不禁芳心大慰，星眸注处，睫毛上排着晶莹小珠，破涕为笑问道：“枫哥哥，你是不是说，假如认识我在先，便会像你对孟红绡姊姊一般对我好了？”

顾青枫觉得庞真真的这种楚楚神态委实太惹人怜，不禁连连点头，庞真真见状，便略移娇躯，向顾青枫微笑说道：“枫哥哥，你且坐下，听我把所闻有关孟红绡姊姊的紧要消息相告！”

顾青枫一来因极欲得知去年与自己约定于年底在祁连山群玉峰头相会、到时违约未来并失踪经年的心上人“紫清玉女”孟红绡的下落！二来也不忍过拂庞真真的情意，遂大大方方地与庞真真在石上并肩而坐。

庞真真见他居然听话，不由慰然一笑，但举动却丝毫不涉轻浮，向顾青枫问道：“枫哥哥，去年年底孟红绡姊姊未曾到祁连山群玉峰头与你相会，你可知道她失约之故么？”

顾青枫摇头示意，庞真真继续说道：“她是偶然遇到了她师伯碧慧神尼，因碧慧神尼尘缘已满，即将坐化，欲将一册珍藏已久的‘荡魔宝录’举以相传，但却令孟红绡姊姊必须盟誓，在未曾将‘荡魔宝录’中所载‘妙音神功’、‘大罗手’、‘摩诃剑法’三种旷代绝学悟透之前，不可因任何事故，致使一刻中断！孟红绡姊姊既欲恭送她师伯西归，又因‘荡魔宝录’是武林中人梦寐以求之物，遂立时应允，以致无法赶到祁连山群玉峰头赴约！”

顾青枫听得心内一宽，微笑说道：“原来她是有如此罕世奇遇……”

庞真真又再柳眉双蹙，接口叫道：“枫哥哥，你且慢高兴，我孟红绡姊姊虽获奇遇，但随即又遭奇祸！”

顾青枫蓦然一惊，双目炯炯神光凝注庞真真，急声问道：“真真快说，孟红绡身遭什么奇祸？”

庞真真摇头一叹，说道：“孟红绡姊姊刚把‘荡魔宝录’全部记熟，碧慧神尼便即圆寂西归，而正在孟姊姊替她这位师伯举行火化之际，突然三条人影，带着三声悠长厉啸，疾降当场，来了三位俱是一身骷髅装束的怪异人物！”

顾青枫惊声问道：“平素爱作骷髅装束之人，只有黑道中武功极高，但也极为狠毒阴刁的‘娄山三煞’！”

庞真真点头说道：“来人正是‘娄山三煞’，孟红绡姊姊何等冰雪聪明，知道‘三煞’的来意必在那册‘荡魔宝录’，而自己未曾悟透‘妙音神功’、‘大罗手’、‘摩诃剑法’三种旷代绝学以前，又决非‘娄山三煞’的对手！遂于刚刚看清来人之下，便把‘荡魔宝录’抛入火中，与碧慧神尼法体一齐化为灰烬！”

顾青枫扼腕叹道：“‘娄山三煞’何等凶横？孟红绡这样一来，自然难免激怒他们，身遭惨祸！”

庞真真向他目光一转，摇手说道：“若依‘娄山三煞’中第三煞‘笑煞’哈腾之意，便欲立杀孟红绡姊姊以泄愤，但第一煞‘冷煞’洪飞却阴刁异常，认为孟姊姊既肯将‘荡魔宝录’焚毁，则必已记熟！不如将其擒住，用惨毒刑罚加以折磨，或可逼使其背诵，岂非仍有所得！”

顾青枫咬牙叫道：“这‘冷煞’洪飞毒辣得太以可恶！”

庞真真微笑说道：“枫哥哥，你不要急！‘冷煞’洪飞虽然毒辣得太以可恶，我孟红绡姊姊却聪明得太以可爱！”

顾青枫目光一亮，惊喜问道：“她莫非想出了什么防身退敌之策？”

庞真真叹息一声，摇头答道：“防身有术，退敌无方，孟红绡姊姊见‘三煞’计议一定，便立即回剑自指心窝，承认确实已记熟‘荡魔宝录’，并肯告知‘娄山三煞’，但必须完全依照她的条件，不许讨价还价，否则使‘三煞’所愿成空，自行刺心而死！”

顾青枫蹙眉问道：“她要‘娄山三煞’遵从什么条件？”

庞真真答道：“第一，不许对她有丝毫无礼迫害！第二，每隔三天，才向‘三煞’背诵一字！第三，她立誓在未将‘荡魔宝录’背完以前，决不企图逃走，只自然而然地等待外来援救！”

顾青枫也深觉孟红绡的这三项条件提得绝妙！庞真真又复说道：“这三项条件之中，最令‘娄山三煞’头痛的便是第二条，每隔三天才背一字！但万般无奈，亦只好依从，并由第二煞‘瘦煞’焦桐献计，带着孟红绡姊姊觅地隐居，每月变易居所，不见外人，使她既无从求援，外人亦无从驰救！”

顾青枫听到此处，忽然觉得有些蹊跷，遂目注庞真真，讶然问道：“真真，‘娄山三煞’既然每月变易居所，又不使孟红绡与外人见面，你是怎样知道这种消息？”

庞真真笑道：“我孟姊姊每到一处，总设法留言，希望有人传告，以使你释念！但却郑重声明，她决不愿你海角天涯地从事搜索、援救，因为她要利用‘娄山三煞’作为护法，在此期间，静心参透‘妙音神功’、‘大罗手’、‘摩诃剑法’等三种旷代绝学，然后亲自出手，消除‘三煞’！”

顾青枫摇头说道：“孟红绡虽然如此说法，但我总不能坐视她陷落‘娄山三煞’那等狠毒无比的凶邪之手，因为夜长梦多，万一‘三煞’心急变脸，岂不可虑？”

语音至此略顿，剑眉双蹙，目光一转，又向庞真真问道：“真

真，你在何处看见孟红绡的留言？”

庞真真笑道：“不是我亲眼看见，是三元帮护法‘铁剑真人’游览峨眉之时，在一条幽壑以内无心目睹！”

顾青枫问话之故，是想借以推测“娄山三煞”的行踪，闻言沉吟自语道：“峨眉幽壑……”

自语未了，一声极为宏亮的“阿弥陀佛”佛号，突然自三四丈外响起，崖角后转出一位身材微胖的披发头陀，目注顾青枫狞笑叫道：“顾施主，事隔三年，你居然不曾忘了峨眉幽壑？”

顾青枫目光微注，便认出来人正是三年前自己在峨眉幽壑所结强仇，不由霍然起立，朗声笑道：“昔年之事，彼此无心，顾青枫早已忘怀，先师亦已羽化，想不到大师竟还如此介意？”

披发头陀杀气腾眉地恨声说道：“你师傅焦大先生昔年把我的成名兵刃‘催命木鱼槌’毁去，如此深仇，怎能不报？他既侥幸早死，少不得这段过节要你承当！”

庞真真本来神情自若地坐在石上，静静旁观，但听得“催命木鱼槌”一语以后，忽然失声跃起，向顾青枫问道：“枫哥哥，他是‘方外三凶’中的‘催命头陀’？”

顾青枫目光凝注对方，不敢稍懈，微微点头示意，庞真真遂向“催命头陀”问道：“你们‘方外三凶’向来合力，极少走单，怎的今夜只你一人独来，‘勾魂道士’、‘荡魄尼姑’何在？”

“催命头陀”并未把庞真真看在眼里，淡笑一声，冷然说道：“‘方外三凶’对付仇敌，向来是杀人放火，斩草除根！我来此杀人，老道士与小尼姑前去放火！”

说话之间，顾青枫所居书斋的方向，果然有熊熊火光冲天而起！

庞真真愤然变色，冷哼一声，伸手肩头，便待拔剑！

顾青枫反倒神情自若，一面止住庞真真，一面向“催命头陀”

微笑说道：“佛门讲究慈悲，出家人尤应戒嗔戒杀！为了一根‘催命木鱼槌’放火烧房，似已足可泄愤，难道大师就非杀顾青枫不可……”

话犹未了，两条人影宛如飞星陨电，疾降当场，半空中便有银铃似的语音荡声笑道：“世人既然叫我们‘方外三凶’，我们便索性凶横到底！什么叫戒嗔，戒杀，戒贪，戒淫？‘催命头陀’嗜杀，‘勾魂道士’贪财，我‘荡魄尼姑’好色，至于嗔念，更是人人皆所难除！岂但非要杀你不可，连你身边那位娇滴滴的美人儿我们也要一齐杀呢！”

语音收处，面前添了两人，一个是位面如青蟹的高大道士，一个是位身着淡紫缁衣、风姿绰约的妙龄女尼！

庞真真闻言，不禁向顾青枫摇头笑道：“枫哥哥，我平常总以为我爹爹已经不大讲理，哪知比他老人家更不讲理的人还多得很呢！我来向这位‘方外三凶’之中的‘荡魄尼姑’请教几句！”

顾青枫因深知这“方外三凶”凶横已极，今夜一场恶斗必难避免，遂暗暗凝聚功力，准备应付一切突变！

庞真真微转娇躯，面对那位春山含俏、秋水生媚，在满脸荡逸神情之中，犹隐蕴凶煞之气的妙龄女尼，含笑问道：“我既然与我枫哥哥要好，便陪他同死，亦自无妨！但你能不能为我们略留生机，网开一面？”

“方外三凶”中的荡魄尼姑虽然觉得顾青枫以及这不知姓名来历的美女神态太以从容，似有所恃，但仍以一阵咯咯荡笑答道：“你们想乞一线生机倒也不难，只要寻得一件罕世宝物献与那贪财的‘勾魂使者’，再命顾青枫陪我这好色的‘荡魄尼姑’快活几天，我们或可代向嗜杀的‘催命头陀’说情，请他网开一面！”

庞真真听得脸上一阵娇红，但眉梢微蹙，似乎是计上心头，强行忍耐着，依旧含笑说道：“我和枫哥哥要好，舍不得让他陪

你，但是却愿意以一件万众觊觎的武林异宝换我们两条性命，不知你肯是不肯？”

“勾魂道士”接口问道：“什么宝物当得起‘万众觊觎’四字？”

庞真真应声答道：“乃是内载‘妙音神功’、‘大罗手’、‘摩诃剑法’三种绝世武学的‘荡魔宝录’！”

“荡魔宝录”四字听得“方外三凶”齐自大吃一惊，“催命头陀”首先喝道：“这册‘荡魔宝录’难道在你身边？”

庞真真摇头笑道：“不在我身边，但我知道落在何人手内？”

“方外三凶”异口同声地急急喝道：“快说，快说！”

庞真真柳眉微轩，哂然一笑说道：“你们只会向我们这等年轻人发狠，我若说将出来，你们必定畏怯对方名头，不敢下手，岂非徒然？”

“荡魄尼姑”阴阴一笑，说道：“你不必再卖关子，大概当世之中，还没有我们兄妹不敢惹的人物！”

庞真真点头答道：“敢惹就好，他们正好与你们人数相等，名头也差不多，就是‘娄山三煞’！”

“勾魂道士”哦了一声，说道：“怪不得我们前些时在大巴山遇见‘瘦煞’焦桐之际，他言辞支吾，神情诡异，原来他们竟把上载‘妙音神功’、‘大罗手’、‘摩诃剑法’等旷代绝学的‘荡魔宝录’弄到了手内？”

“催命头陀”道：“二弟，三妹，我们既知‘荡魔宝录’落在‘娄山三煞’手中，便该尽快去找他们，因为万一若被他们练会宝录所载绝学，岂不称霸江湖，无人能敌？”

“荡魄尼姑”静听“催命头陀”说到此处，忽然一阵咯咯荡笑说道：“大哥何必如此性急？我们纵然要找‘娄山三煞’夺取‘荡魔宝录’，也应该把这一男一女的事儿办完再走！”

庞真真表面从容，其实早就暗把爹爹“翻天怪叟”庞千晓领袖

三元帮群雄威震江湖的“翻天掌力”凝聚待用，闻言，故意蹙眉问道：“我已把这大一桩武林秘密告诉你们，难道你们还放我们不过？”

“荡魄尼姑”两道冶荡无比、足以勾魄摄魄而又隐蕴凶狠阴毒神色的目光，深深一注庞真真道：“顾青枫或许能活，你这丫头却有三点理由决活不了。”

庞真真柳眉连轩，强自忍耐，含笑说道：“哦，我委实想不出我自己竟有三条取死之道！”

“荡魄尼姑”阴阴笑道：“你既想不出来，我便把话说明亦无可！你第一条取死之道便是方才说话时目光闪烁，显然必有阴谋，纵令所说不虚，也定与‘娄山三煞’有仇，想施展‘驱虎吞狼’妙计，利用我兄妹代你出气！”

庞真真听得也佩服这位“荡魄尼姑”眼光犀利，心思缜密，不禁点头笑道：“高明，高明，但我生平从不虚言，请你尽管放心！至于是否‘驱虎吞狼’之计，那倒说不定！第一条取死之道已蒙告知，第二条呢？”

“荡魄尼姑”哼了一声，继续说道：“你所说若虚，自然该死！即令是实，则越发该死！”

庞真真气极而笑，凝眸问道：“我为什么这样该死？”

“荡魄尼姑”冷然答道：“你今日对我们吐露了这项秘密，明日后日，则不知又将向何人照样泄漏？凡属武林人物，谁不对这册‘荡魔宝录’梦寐垂涎！‘娄山三煞’更非易与，参与人数越多，便越难如愿，我是否应该杀你灭口？”

庞真真银牙暗咬，点头说道：“该杀，该杀，我承认你前两条理由均颇充足，第三条呢？”

“荡魄尼姑”目中凶光益浓，粉面满布严霜，狞声答道：“第三条大概谁也猜不出来，就是你生得太美！我‘荡魄尼姑’妙真凡见

比我貌美的少女，决不相容，不是杀却，便是把她容貌毁去！”

顾青枫听到此处，不由仰首长空，纵声狂笑！

“荡魄尼姑”向这位英俊倜傥、神采飞扬的年轻侠士看了一眼，目光立即由凶转荡，媚态撩人，含笑问道：“你笑什么？”

顾青枫哂然笑道：“我笑你编了半天理由，却恰恰把话说反！”

“荡魄尼姑”讶然问道：“我什么话儿说得不对？”

顾青枫笑道：“你方才不是说我或许能活，这位姑娘却非死不可？”

“荡魄尼姑”媚眼如丝，睨着顾青枫荡笑道：“你难道不想活？要知凡属是我舍不得杀死之人，好处多着呢？”

顾青枫剑眉微轩，大笑道：“我顾青枫戟然只影，生死无妨，但这位姑娘来头太大，你们倘若妄想碰她一掌半指，只怕碎骨粉身，均难偿报！”

“勾魂道士”在一旁傲然不屑地接口说道：“妙真三妹刚才曾经说过，当世中大概还找不出我们兄妹不敢招惹之人，她有什么来头……”

话犹未了，庞真真面容忽变，冷笑说道：“庞真真的‘黄衫红线’四字，哪里会看在威震江湖的‘方外三凶’眼内？”

“催命头陀”闻言失惊说道：“你是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庞千晓之女？”

庞真真冷笑说道：“父女名份难道还会冒牌？你们之中谁先接我三记‘翻天掌力’！”

话完，左手平伸，掌心向下，右掌搭在左掌掌背之上，凤目笼威，觑定“催命头陀”、“勾魂道士”、“荡魄尼姑”等“方外三凶”，便待翻掌发力！

“荡魄尼姑”认出这种“覆雨翻云”的开式手法果然正是“翻天怪叟”庞千晓的独门家数，不禁摇手笑道：“庞姑娘不要误会，我

们若知是你，怎好意思那等发话？你应该知道我是你三姨娘‘媚香仙子’孔凌霄最要好的手帕之交，算来总要比你长一辈呢？”

庞真真早就知道这“荡魄尼姑”妙真与自己爹爹的第三宠妾“媚香仙子”孔凌霄极为莫逆，但因想要利用“方外三凶”帮助顾青枫找寻“娄山三煞”，以便搭救孟红绡，遂佯作失敬说道：“原来你与我孔姨娘交好，可知道她哥哥‘展翅飞龙’孔大腾已偕同‘黑蛇教主’谢云之等，去往川、滇、黔、桂一带搜索‘娄山三煞’踪迹，谋夺‘荡魔宝录’了呢？”

“方外三凶”闻言互相对看一眼，眉梢略蹙，仍由“荡魄尼姑”妙真向庞真真说道：“关于‘荡魔宝录’一事，既已有其他武林人物插手，我兄妹自然亦应尽力一试，并设法抢占先机！倘若侥幸有成，也当对庞姑娘见告之情，有所酬报！”

庞真真柳眉双扬，方欲再对他们嘲笑几句，这亟于觊觎“荡魔宝录”的“方外三凶”业已微一挥手，身形齐飘，跃上高崖，疾驰而逝！

顾青枫因自己所居书斋已被焚毁，也意欲跟踪去往川、滇、黔、桂一带，探查“娄山三煞”下落，设法援救孟红绡，遂向庞真真说道：“真真，蒙你远来中条，告诉我这桩秘讯……！”

庞真真看了顾青枫一眼，婉然笑道：“枫哥哥，你谢我则甚？关于设法营救孟红绡姊姊之事，因‘娄山三煞’武功太高，各怀绝学，你单独下手，定难如愿，我还想帮你的忙呢！”

顾青枫见庞真真因痴恋自己，虽与孟红绡份属情敌，却仍对她关怀，丝毫无甚妒忌的神色，不由深觉此女确是性情中人，遂微笑说道：“这一年来，我独居中条，痛下苦心，确实已把恩师所遗‘子午神功’及‘天遁剑法’练到了相当火候！故而‘娄山三煞’只要不太厚颜无耻地合手联攻，顾青枫未必畏惧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

庞真真见顾青枫说话之际，星目笼威，剑眉带煞，越发显得英姿勃勃，芳心不由更加倾倒！

顾青枫看她一眼，又复说道：“真真，你方才曾说‘展翅飞龙’孔大腾与‘黑蛇教主’谢云之等，也均参与夺取‘荡魔宝录’之举，但这册宝录，不是已被孟红绡烧毁了么？”

庞真真柳眉微蹙说道：“本帮护法‘铁剑真人’得悉这桩秘讯，归报以后，我爹爹遂立派三元帮中出类拔萃的好手‘红男绿女’密搜‘娄山三煞’踪迹，想在他们手内劫取孟红绡姊妹，再设法威逼利诱，使孟姊妹背诵‘荡魔宝录’！”

顾青枫听到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庞千晓也起了劫取“紫清玉女”孟红绡之意，并派出被江湖中称为“红男绿女”的“火孩儿”邬赤、“碧云娘”柳如烟等两名绝顶高手，遂知为了此事，整个武林必将闹得天翻地覆！

庞真真见他愁眉深锁，不禁低叹一声，继续说道：“因我爹爹派的是二姨娘‘碧云娘’柳如烟率同‘火孩儿’邬赤去办此事，三姨娘‘媚香仙子’孔凌霄遂大起妒心，暗将这桩秘密告知她哥哥‘展翅飞龙’孔大腾，约了‘黑蛇教主’，也自下手！”

庞真真说到此处，用一种极为关切的目光看看顾青枫，幽幽地说道：“枫哥哥，如今已有‘火孩儿’、‘碧云娘’、‘展翅飞龙’、‘黑蛇教主’及‘方外三凶’等七名一流好手觊觎此事，‘娄山三煞’更不好惹，你再置身其间，岂不令人担忧，我怎能够不帮你呢？”

顾青枫感激得执着这位“黄衫红线”的一双玉手说道：“真真，除了孟红绡以外，你足可算是我顾青枫生平唯一的红颜知己！”

庞真真听出他这几句话内所含情意颇深，遂又觉安慰、又觉感伤地凄然一笑，说道：“枫哥哥，有了你这‘红颜知己’四字，庞真真定当为你尽心竭力，死亦瞑目。”

顾青枫见她一双妙目之内泪光莹然，不由手中一紧，含笑说